

坐在箩筐里像坐小舢板，晃来荡去。太阳愈发热情，将无数根金灿灿的线抛下来，我有点蔫，抬头望母亲，一抹水红色正从她脸颊洒开，鼻尖沁出的汗细密、晶亮。端午，母亲起了大早，包好粽子，用大锅蒸熟，一担箩筐一头装粽子和糕点，一头装我跟水果，挑往外婆家。

儿时，觉得去外婆家的路途真是远，箩筐跟摇篮似的，一路摇呀摇，我就在半路睡着了，醒时已在外婆家的院子里。一股带有辛辣的奇特芳香钻入鼻孔，我用力伸了个懒腰，身体轻盈起来，眼睛骨碌碌转。地上躺着艾草和菖蒲，边上的镰刀沾有新鲜的植物汁液。外婆的菜园里就有艾草，跟青皮瓜相邻而居，在阴凉一角自顾自生长。而菜园旁的水塘里，菖蒲如士兵，一株株挺立，英姿矫健。扁而狭长的菖蒲叶子软剑一般，风吹过，飒飒抖动，水塘成了练兵场。外婆移植了几株菖蒲至院墙下，长势恰好，绿油油地招惹人们的眼睛。

外婆抱我到小竹椅上，从堂屋搬出一条斑驳的方凳，马上，凳子上多了个蓝边瓷盘，褪去笋壳叶的白米粽玉立其上，白砂糖雪一样撒了一圈，咬一口，热乎乎软糯糯，碱水与米香混合的味道漫过舌齿，我毫不客气地吃个精光。才发觉瓷盘旁变戏法似地出现了荔枝干和高粱怡，母亲说，这是你外婆不知道藏了多久给你留的。

外婆头戴蓝白宽条毛巾，穿浅灰斜襟衫，细致地将艾草和菖蒲分成好几份，与母亲一起挂在门和窗上，东屋、西屋、堂屋莫不如此。菖蒲与艾草相依相偎，蒲剑艾旗，浓香四溢，我翕动鼻子直呼太香了，外婆笑眯眯地拍了下木门，蚊虫啊各种坏东西啊都进勿来喇，囡囡放心住外婆家吧。

院门外突然喧哗起来，隔壁的麻子婆婆声音最响，哎哟，毛脚女婿挑端午担来喽！挑担的年轻人几乎是被左邻右舍呼呼拥着进的院子，婆婆婶子们伸长了脖子往担子里瞄，嘴里说着毛脚女婿真客气，脸上的羡慕之色慢慢荡漾开来。英子阿婆叹了口气，还是有女儿好啊，筐子里的大白鹅很配合地“嘎”了一声。英子阿婆生了四个儿子，她总遗憾自己没有女儿命。外婆忙上前

风吹艾蒲香

虞燕



招呼，累坏了吧？停下停下，喝口水。有人窃笑，丈母娘心疼了。那个我称为二姨父的年轻人掩不住眉梢的喜悦，忙不迭掏出一把糖，分给我和在场的几个小孩，而后接过他准媳妇也就是我二阿姨递去的毛巾，胡乱擦了两把，又把扁担按回了肩膀，稳稳挑起，进了堂屋。

端午担货色真是不少，除了大白鹅，还有大黄鱼、蹄髈、粽子、米团，各色糕饼。外婆菜园里的时蔬每会会参与到一年中的各个节日，端午便是茭白、黄瓜、豌豆、蒲瓜，那日的午饭自是可想而知的丰盛。外婆让我们围坐于大圆桌恣意享用，自己则系着围裙忙进忙出，那些细碎又古远的端午习俗只有她能持操。

银灰色锡壶摆上了桌，一只白瓷酒盅相伴于旁，那是外公在世时常用的器物。外婆双手托起锡壶，倾斜，浅黄色液体从壶嘴流进酒盅，酒盅一下就满了。原以为外婆要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

饭了，未成想，她竟站着端起酒盅，一口喝了。我有点发怔，外婆平日虽会喝点黄酒，但都是一小口一小口抿，从没像这样豪饮过。未等我回过神，她已鼓着腮帮子快速离开饭桌，朝屋子的角落喷了一口，另一个角落也一口，转回来，继续含浅黄液体于口中，“噗噗”地喷向插于门窗的艾草和菖蒲，艾草和菖蒲微微抖了一下，似乎抖出了更多的香气，轻轻松松就压住了酒味。

才知道锡壶里装的可不是黄酒，而是加了雄黄的烧酒，外婆说，雄黄酒洒一洒，家里就干净了。说干净两字时声音特别轻，表情有点诡异。难道本来不干净吗？外婆一直把屋子收拾得很清洁呀。二姨父递给我一块花生酥，眨眨眼说，外婆的意思是这个雄黄呀，能杀菌杀虫，还能解毒驱秽避瘟。我听得半懂不懂，我只知道电视里，雄黄酒能让白娘子现形，从大美人变成大白蛇，很是恐怖。我也想学外婆那

样，嘴含雄黄烧酒喷死那些蛇虫，外婆一把攥过锡壶，眉间的皱纹快速跳了一下，囡囡不可以学，万一咽下去会要了你小命的。却又倒了一点出来，手指蘸了蘸抹在我前凶门上，边抹边念了一句什么，大概是保佑、长生之类。

外婆总算坐了下来，母亲给她倒了一点黄酒，这回真是黄酒了，外婆轻抿几口，夹了几筷素菜（外婆常年吃素），便起身说饱了，上午吃的粽子还没消化呢。她快步走出屋门，回来时手里端了竹匾，边走边用手翻里面的蚕豆，蚕豆颗颗饱满，没了新鲜时的嫩绿色，而是旧日的古朴的绿，晒了一上午，摸上去热烘烘的。蚕豆当然是外婆自己种的，春天时留一些晒干，专门用来炒端午蚕豆。在岛上，小孩都要在端午吃炒蚕豆，老话说过，炒蚕豆就是“炒虫蚁”，吃几颗就不会被虫蚁叮咬了。

外婆又在灶间忙开了，灶灰堆还有未熄的火星，用烧火棍挑起，加点柴，“呼呼”吹气，很快，火又烧了起来。大铁锅里倒入沙子，炒热，再加入粗盐一起炒，最后放蚕豆，用铲子反复地炒，“咔嚓咔嚓”，白色热气不断上冒，包裹住外婆的半个身子，她浅灰对襟衫的后背已经湿了一大块。终于，“咔嚓”声中夹杂了一连串的“哗剥哗剥”，那是蚕豆壳开裂的声音，蚕豆的香肆意跳了出来，到处散发。

起锅，将炒熟的蚕豆倒入筛子，筛掉细沙，外婆选一部分装进搪瓷碗，吹了又吹，确认不烫了才递给我。拈一颗丢进嘴里，咬掉壳，“噗”地吐出去，蚕豆肉“咯嘣”脆，嚼得满口香。隔壁家的小孩倚在门框，轻呼我名字，我赶紧抓了两把炒蚕豆揣兜里，欲出去玩，外婆连忙叫住了我，从房里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东西，黄色，棉布做的四角小包，比大衣上的纽扣大不了多少，用红绳系着。外婆将它挂在我脖子上，像戴一条项链那样。我掂了掂，很轻，里面是什么呢？外婆说是她念的大悲咒，戴上可以保平安。

后来发现，其他小孩也有，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“平安符”摊于手心，比谁的更大、更重，我们并不懂到底是什么，却莫名升起一股神秘、敬畏之心。

相较之下，香袋的外观要漂亮多了，且鼓鼓囊囊的，老令人有拆开一观的欲望。傍晚时分，外婆坐在廊檐下，身旁方凳上的经笥篮满满当当，布料鲜艳，五彩线一小束一小束，繁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待阳光轻手轻脚地全体挪出院子，外婆的香袋也制成了，桃红绸缎，形状颇像粽子，收口处垂下一颗墨绿色的珠子。不知道外婆在里面装了什么，香气丝丝缕缕飘出来，淡淡的，很好闻，据说可以“驱五毒”。外婆还在我的右手腕系上了五彩线，岛上称五彩线为长命线，以祈求压邪避毒，长命百岁。长命线最好一直戴到七夕那日，剪下，扔到屋顶，让喜鹊衔去给牛郎织女搭鹊桥。

端午的天似乎黑得尤其慢，从浅灰、深灰再到漆黑简直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我等着泡澡呢，用艾草叶。外婆说，天黑了泡最管用，泡过之后全身皮肤香香滑滑，不会得皮肤病，蚊虫也绕道飞。洗净的新鲜艾叶加大量水，在大锅里煮沸，晾成温水后，倒入大木盆。外婆将光溜溜的我浸入水中，不停地撩水，在我身上轻拍，仿佛暖风拂拂，我都快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抱到了床上，西屋的外婆的床。一把蒲扇在我身旁摇呀摇，夏夜的风从窗户轻轻吹进来，艾草和菖蒲的香气亦不管不顾地飘了进来，不觉间，我就入了梦乡。

苏东坡的端午节

小山

东坡先生一生宦海沉浮播迁四方，但他面对苦难的随所住处恒安乐和超逸旷达，既为我们做出了千年表率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。

时隔千年再读先生文字，依旧能触摸到他强劲跳动的伟大心灵，共感他兹游奇绝的精彩人生，通晓他生动描摹的时代风物，仅从东坡先生代表性的端午诗词中，我们即可窥见一斑。元丰二年，1079年，东坡先生在湖州知州任上。经历密州、徐州两个条件比较艰苦的州府后，先生来到这个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的东南富庶之州，虽然政治上仍在中枢之外，但毕竟可以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事情。故此，其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，从《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》诗里，可见一二。

五月初五那天，先生在门人秦少游等人陪同下，坐着肩舆，任其所适，访僧问道，闻香品茗，观微雨之山色，赏初夏之草木，登高塔，穷大千，心情无比放松，不知夜之将至。其中“深沉既可喜，旷荡亦所便”之句，为全诗诗眼，把这天出游览胜之愉悦心情表达得非常贴切。此诗虽未提及端午风俗，但可以说是其同一主题作品中最洒脱从容的一首。之后没多久，他就身陷“乌台诗案”，由一方大员跌落为狱中重囚。

经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，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，不久在城东开始了躬耕田亩的农夫生涯。初到黄州，东坡先生举目无亲，除了老朋友陈慥，最关心他的人要属知州徐君猷了。君猷是个谦谦君子，并未把东坡先生当作罪人看待，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，都对他关爱有加，让东坡先生在举世皆毁的恶劣政治环境下，感受到了一丝丝人性温暖。

1081年，到黄州第二年，君猷置酒为东坡先生过端午节，先生填了一阙《少年游·端午赠黄守徐君猷》以记其事，词曰：“银塘朱槛麝尘波，圆绿卷新荷。兰条荐浴，菖花酿酒，天气尚清和。好将沉醉酬佳节，十分酒、一分歌。狱草烟深，讼庭人悄，无吝宴游过。”此词上阕写清新自然的五月景象，下阕写与君猷一起欢度佳节的动人场景，最后歌颂太守善施政德使民安乐的功绩，是一首颇为轻快雅致的小品，其中亦寄托了先生的政治理想。

作为植物爱好者，我最感兴趣的是词中“兰条荐浴，菖花酿酒”所涉及的草木。此处“兰条”，不是当今以国兰为代表的兰花，而是泛指以菊科佩兰为主的芳香植物，古人在端午这天，会采集佩兰、鱼腥草、艾叶、金银花、蒲公英、桃叶等具有抑制病菌功效的药用植物，煎水清供，东坡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《石菖蒲赞》以颂其德。

菖蒲，是端午节必不可少之物。在植物学上，日常所见菖蒲主要分两种，一是菖蒲本种，生于泥中，可长至150厘米高，中间有棱，谓之“蒲剑”，这就是日常和艾叶一起悬于门框的菖蒲，用于辟邪御毒，不可服用；另一种为石菖蒲，多生于溪流之中，叶长不过三五十厘米，以其中一寸九节者为佳，或切片或研末泡酒，饮之以辟瘟气。石菖蒲常被读书人用于案头清供，东坡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《石菖蒲赞》以颂其德。

黄州四年多，一个脱胎换骨的新苏轼横空出世，“两赋两词一帖”等辉煌于古的文学艺术作品，此时亦并喷式地创作出来。宋神宗爱惜苏轼才华，早就想重新启用，但执政大臣们一再阻挠。元丰七年春（1084年），神宗亲下手诏，将苏轼量移汝州。离

开黄州前，东坡先生绕道去了江西筠州，看望他亲爱的弟弟子由，并和子由一家过了一个清贫却其乐融融的端午节。

在《端午游真如，迟、适、远从，子由在酒局》诗中，先生生动记录了侄子们典当衣物准备酒席、一家人把酒言欢、谈诗论文、用家乡话畅叙亲情的生动场面，他写道：“一与子由别，却数七端午。身随彩丝系，心与昌歜苦。今年匹马来，佳节日夜数。儿童喜我至，典衣具鸡黍。水饼既怀乡，饭筒仍殷楚。谓言必一醉，快作西川语……”

其中提到“彩丝”和“昌歜”两种端午风物。“彩丝”是指用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丝线做成的“五彩丝”，又称“长命缕”，拴于儿童手臂、手腕或悬于胸前，挂于蚊帐、摇篮之上，以为可免除瘟疫，使人健康长寿。“昌歜”是石菖蒲根的腌制品，又称昌菹，食用效果如同饮菖蒲酒。

可惜神宗还未及起用东坡就薨逝了，其母宣仁太后垂帘摄政，东坡深受太后器重，不到一年时间扶摇直上，被拔擢至三品大员，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。但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和，加上其他政敌嫉妒攻击，苏轼不堪其扰，请求外放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二度来杭，担任知州。

次年端午，写下了名作《南歌子·杭州端午》：“山与歌眉敛，波同醉眼流。游人都上十三楼。不羨竹西歌吹、古扬州。菰黍连昌歜，琼彝倒玉舟。谁家水调唱歌头。声绕碧山飞去、晚云留。”

此词生动描写了他与同僚们端午游赏杭州名胜十三楼之乐。其中“菰黍连昌歜，琼彝倒玉舟”记端午食酒。“昌歜”前已述及，“菰黍”是啥呢？菰是茭白，黍是一种米，合起来就是茭白叶包的粽子，古人包粽子有用箬竹叶，有用荷叶的，也有用茭白叶的，宁波人还有用笋壳的，不一而足。“彝”为贮酒器，“玉舟”即酒杯，故“琼彝倒玉舟”之句，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，以此写宴会之热闹非凡。

在东坡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之中，朝云可谓他的红颜知己，尤其在万里投荒被贬岭南之后，美丽而坚强的朝云，不但是其生活中的主要依靠，更是其精神上的重要慰藉。故东坡先生献给她的作品也是三人中最多的，尤以惠州期间为最。

绍圣二年，即1095年，东坡被贬惠州已经两年了。这一年端午前一天，他填了一阙《浣溪沙·端午》，简直就是其对朝云表达喜爱与敬重的一封信绵绵情书。词曰：“轻汗微微透碧纨，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满满晴川。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。”

这阙词不但刻画了朝云的动人情态，风俗描摹亦非常鲜明。“浴芳兰”即前文所叙之“兰条荐浴”。“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”是千古名句，意为系五彩长寿丝祈愿长寿，挂香草药材做成的灵符或香囊永保平安，端午的佳节风物与朝云的佳人仙姿完美融合，相得益彰，此情此景，难怪坡公会情不自禁地对着朝云发出了千年之愿：“佳人相见一千年”。

次年六月，朝云不幸染上时疫，先生痛失爱妾，悲伤不已。栖禅寺僧筑草覆墓，榜曰：“六如亭”，先生自撰一联刻于其上：“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春雨倍思卿。”为坡云之间的千古爱情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端午草

崔海波

早在半个多月前，朋友圈里的几个微商已经在推销豆沙粽、碱水粽、猪肉粽等各色粽子，我心想着父亲菜地边的端午草应该长得郁郁葱葱了。

周末回家，放下行李先去看庄稼地。父亲的菜地在池塘边，上游有两条溪流汇集到池塘里，其中一条细流从菜地的石头墙边流过，自然形成一条水沟。几年前，父亲从东山脚下的溪坑里挖来几株菖蒲，种在泥沟里，再在沟边种一畦蕪荻。菖蒲和蕪荻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很容易栽培，几乎无需打理就能欣欣向荣。父亲有时候在给蔬菜施肥时，顺手给菖蒲和艾草撒点肥料，那草就长得更加茂盛了。菖蒲是水生植物，它的根系很发达，一株菖蒲次年就能生发出一大片，几年下来，L形的石头墙边长出了L形的碧绿青葱的菖蒲墙，艾草的繁殖能力也很强，并且一年可以割好几茬。

记忆中，我的青少年时代不作兴在端午节挂艾草菖蒲，但这两种草我还是认识的。那时候家里养了兔子、山羊和母猪，我一

放学就去割草，因此认得很多野草，兔子爱吃什么山羊爱吃什么猪仔爱吃什么，了然于胸，我还认识几种草药，采来后晒干卖给收购站，挣几毛酱油钱。有一回，我发现山羊很喜欢吃一种长在溪坑边的、有淡淡芳香的、叶子像剑一样长长的草，这就割了一些来，父亲告诉我这种草叫菖蒲。艾草我从小就认识，因为这种草不仅山羊和兔子爱吃，我们人也爱吃。每年清明节，母亲会用它的嫩叶做青团。艾草还能驱蚊，到了夏天，我们小孩子会到山上去割一些艾草来，摊在太阳底下晒，晒干后，扎成一把一把的，夏夜乘凉时点一把，蚊子就躲得远远的了。

记不得从哪一年开始，端午节挂菖蒲艾草的习俗又重新风行。

父亲做了一辈子农民，商业意识不强。大概三年前，他在端午节前一天才把艾草和菖蒲拔来，按照一株菖蒲两株艾草的比例，连夜扎了八十多把，次日清晨拿到菜场去卖，没有全部卖光，节日一过，剩下的草就分文

不值了。去年，他提前三天拔艾草菖蒲，第一天拔得不多，去试探市场，都卖光了。父亲说，那天菜场里包括他在内有三个人在卖端午草，其中一个是在山外的生意人，那人从洞桥镇批发端午草来，运到樟村卖。父亲的端午草价格定得很低，开始卖两元一把，快收摊时只卖一元一把。那生意人当天下午就上门来问我父亲，地里还有多少？他愿意包销。父亲很高兴，当天就把地里的菖蒲艾草全都拔来，一元一把卖给他，他用同样的方法收购了另一个村民的端午草。端午节那天，菜场里就只有他独家经营了，价格定在三元一把，全部卖完。小小的一把端午草里也蕴藏着深奥的经济学。这一年来，父亲好几次讲起去年卖端午草的故事，感叹说，那人真会做生意。

今年芒种那天，离端午节还有些时日，我一时兴起想拍个端午草的短视频，父亲说，现在拔菖蒲艾草还早，拿到菜场里去卖没人要的。他说得对，为了配合我拍摄，还是拔了几株，一边拔一边问：“够了么？”我知道他舍不得，但还是坚持叫他多拔几株。父亲挑选了十多株长势最旺盛的菖蒲和艾草，都有一米多高，拿回家叫母亲扎成一束束，让我拍个够。

我把制作好的短视频发到朋友圈里，亲朋好友纷纷点赞，父亲看了很是高兴。

